

“海外苗学文献研究”主持人语

从学术谱系上重构世界苗学研究的 中国视角

纳日碧力戈¹, 龙宇晓²

- (1. 长江学者, 贵州师范学院讲座教授, 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2. 贵州师范学院教授, 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DOI:10.13391/j.cnki.issn.1674-7798.2015.08.001

苗族本是起源于中国内陆的古代民族,可是在经历伍新福先生所言的“四大迁徙波”之后,很早就卷入全球化的进程,成了一个在人口分布上跨越五大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性少数民族(详见伍新福《论苗族历史上的四次大迁徙》,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除中国外,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法属圭亚那等国家和地区都有苗族人口聚居。不过,中国不仅是世界苗族的祖国或母国,而且还依然是世界苗族人口的中心;目前大约有近千万苗族生活在中国,约400万苗族人口居住在海外,其中居住在英语国家的大约有40万人左右。正因为苗族是世界上少见的分布地域较广、人数也较多、历史文化极为丰富多彩的跨国民族之一,近二百余年来引起了国际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史学家、政治学家们的高度关注,他们深入田野、召开会议、撰写论文、出版书籍,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苗学已然成为国际显学,苗学文献资源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中国大陆、欧美、东南亚三大苗学文献资源集散地。

由于英语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居住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苗族及相关论述在当代世界苗学研究文献中有着极高的可视度和影响力。另外,欧美学术界比较重视学术文献目录的编纂,对于西方各国的苗学文献收录比较齐全,但却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的苗学文献目录学著作及相关数据库很少收录中国苗学研究论著。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海外一些学者当中形成了“苗族人口的中心在中国,而苗学研究的中心却在欧美”的错误印象。这种误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国民族研究界的一些学者,他们言必称西方苗学,毫无批判地盲从英法苗学研究者的一些观点(包括对中国苗族的“解构”或“拆解”),而轻视了中国苗学的成就和主体性。其实,贵州师范学院海外苗学文献研究课题组在近期研究工作中通过初步的检索和比较发现,仅从文献数量上看,中国的苗学研

究论著就远远超过了海外各国的总和。透过此事不难看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人们对于中国在世界苗学学术谱系中应有的重要地位显然都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世界苗学研究体系至今还缺乏中国视角。

有鉴于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苗学研究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学术谱系开展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显然已经势在必行。中国学者若能将世界各国的苗学放置到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脉络和全球学术史及地缘发展的架构中来展开分析研究,通过编纂《世界苗学通史》之类的大型学术史著作来构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学术谱系,必可揭示世界各国苗学发展史的共性和个性,勾勒出全球苗学演化的主流方向,从而也必然会彰显中国苗族文化海外传播的世界意义和中国在世界苗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苗学已前所未有地需要“走出去”与国际接轨,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苗学,也让中国苗学专家们通过他们在海内外苗族社区的田野研究去认识国际同行,去与之对话,去争取话语权和主导地位,在协商中构建或重构世界苗学研究体系中的中国视角。

本期“海外苗学文献研究”栏目收录了龙宇晓与石茂明《世界苗学通史编纂研究的文献史料、基本思路与方法》、吴正彪《苗语世界中的跨境苗学研究——老挝苗族田野调查札记》和王薇《沉默者的声音——美国苗族〈苗绣之声〉2001年夏刊述评》这3篇论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最近期我国苗学工作者在上述问题上的学术自觉,也反映了作者们在从学术谱系上重构世界苗族研究的中国视角等方面所做的最新努力。希望他们的学术思考或田野经验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苗学的国际化发展,也有助于海外苗学加深对于中国苗学的认知和了解,从而对多极化时代世界苗学体系及其中国视角的重构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周冬梅]